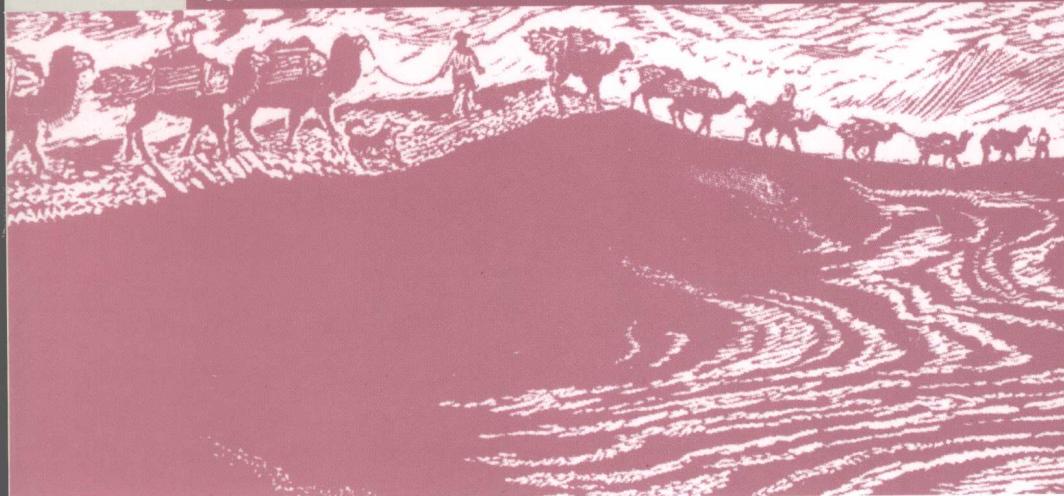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 战争苦难与 女性成长

——20世纪中国女性的战争书写

刘俐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 战争苦难与 女性成长

——20世纪中国女性的战争书写

刘俐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苦难与女性成长——20世纪中国女性的战争书写 /  
刘俐莉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7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ISBN 978 - 7 - 80206 - 471 - 3

I. 战… II. 刘… III. 女性—关系—战争—研究—中国—  
20世纪 IV. D442. 9 E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9642 号

**战争苦难与女性成长**

——20世纪中国女性的战争书写

---

**著 者：**刘俐莉

---

**责任编辑：**崔允刚

**封面版式：**嘉海文化

**责任校对：**泓 达

**责任印制：**贺玉田

---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34 (咨询), 67078235 (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

**印 刷：**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装 订：**北京富兴装订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总 印 张：**94

**字 数：**216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书 号：**ISBN 978 - 7 - 80206 - 471 - 3

---

**总 定 价：**180.00 元 (全 9 册)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 **学术顾问**

王元化 钱谷融

章培恒 范伯群

## **第一辑学术导师** (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立昌 吴定宇 周 斌

陈国恩 唐金海

## **第一辑主编**

唐金海 陈国恩 周 斌

## **策 划**

唐金海 郑荣来 黄丰文

柳河東詩集卷之二  
錄唐柳河東浪淘沙九首六詩

千淘萬漉雖辛苦  
吹盡狂沙始得金

壬寅年夏月  
王澤遠書於復旦大學



# 总 序

唐金海

桌面上堆着厚厚两大叠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本都工工整整，一式的封面“装帧”和编排格式，内容却涉及广泛，丰富多样，有历史小说或妇女形象的研究，也有左翼文论或作家作品的研究，有高校与文艺兴衰关系的研究，也有电影思想艺术的研究以及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文化渊源的研究。——可以想见，为了这些夯实而灵动的文字，为了自己的梦想，当年这些博士生们，在电脑前，在图书馆内，博览古今，搜索中外，剔误钩沉，冥思默想时的种种情景。他们耕耘于日夜，顿悟于晨梦：欢乐和痛苦、寂寞和兴奋、焦虑和激情。——三年如一日，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高校，师承于不同的导师，他们有不同的求学经历、治学风格和学识积累，他们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和学术个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论文（论著）也就轻重不同、厚薄不等——有的内容更厚重，有的立论更富朝气，有的选题更新颖，有的评析更透彻，有的挖掘更深远，有的视野更新潮。——但有一点却是入选论文的作者所共同考虑过的，也即是中外学术界和国家教委对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研究成果有无原创性？有哪些创新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学术含量如何？论证

分析有无说服力？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其理论与实际价值如何？

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在独创性、原创性这一核心要求上，作者与负责任的导师一起，查阅史料，披沙拣金，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反复讨论，一再斟酌，才能最终决定选题中心，立下论文框架。其间，论文作者往往能焚膏继晷，独创新意、自出机杼；当然，也正是在与之相关的原创性的基本点上，有些论文还可有相当的回旋余地，还可有较多的言说的空间。——这也正是中外人文学者们尤为关注的话题。——学术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治学精神的体现，是大凡具有、尊崇和向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学者们所应终生履行和追求的目标。当然，更应是正在行走于治学之路上的青年博士们终生履行和追求的目标。

也正是在独创性和原创性的话题上，学术界的讨论还不够充分，还不够深入，还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博士论文，又一次启发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毫无疑问，博士论文应该是学术论文。那么，学术论文的灵魄和生命是什么？中外文学史和文艺学史告诉我们，为什么成“百万”、“上千万”的论文或论著早就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仅有成“千”上“万”的论文（或论著）能世代相传，被奉为经典，并闪耀于学术史册？——西方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伏尔泰的《论史诗》、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莱辛的《汉堡剧评》、歌德的《诗与真》、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左拉的《实验小说》、海涅的《论浪漫派》、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惠特曼的《<草叶集>序言》、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等等，中国的如《毛诗序》（作者有争议，略）、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

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袁宗道的《文论》上下篇、脂评《石头记》、刘熙载的《艺概》、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论、王国维的“境界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等等，——为什么这些论著、论文、学说能被尊为经典？自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原因，它们也许并不全是完美无瑕、无可质疑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千百年、数十年社会历史、文化史的冲击、风化和锻造，经过人类漫长生活实践的检验，它们依然在人类人文科学史上巍然屹立着，依然在熠熠生光——而使其“屹立”和“生光”的“基石”和“光源”，就是它们固有的原创性和独创性。

这种独创性和原创性，历来为中外众多大学者、理论家、作家所推崇。晋陆机《文赋》就说过，“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说的是艺术的创新；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也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梁萧子显说得很彻底：“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唐韩愈更是力主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昌黎先生文集·答刘正夫书》）西方亦然，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启蒙主义大诗人杨格曾说：“有独创性的作者的笔好像阿尔迷达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论独创性的写作》，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十九世纪初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说得更明确，“创造就是创新。……批评应该在这种创造中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顽强的创造力”，如果文学批评家能赋予“这些重要的概念以生命，能够用呼吸托起它们”，“通过雄辩”、“通过精神”、“通过风格，给它们注入一种活力”，那他（她）就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六说文学批评·批评中的创造》，赵坚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9年版）

有关引文的用词和译语也许有所不同，有新意、创造、创新、独创、原创等之别，它们的色彩、分量、程度和外延也不尽相似，但它们原创性的基本内涵是相似的。何谓博士论文的原创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是否提出并论证了历史上或同时代学人从未论及到的新观点、新思想？

第二，是否提出他人尚未揭示的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固有内蕴？是否深化了他人的思想和艺术研究，将他人的审美观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三，是不是提出并论证了他人没有涉足的文艺的新领域和新问题？

也许还可有更多的标准，但以上三点应是衡量人文科学类博士论文，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的基本要求。但是，是不是初步达到上述要求，博士论文就可评为具有原创性了？学术研究史告诉我们，未必尽然。

“提出”、“揭示”新问题、新领域、新内蕴等固然是最基本的，还必须通过“学术拷量”，即论文的学术价值、学术方法、学术含量、学术论证、学术底蕴、学术规范如何？虽然日常的作家作品论或作品分析、思潮、社团等报章杂志评论，也要有“学术拷量”，但两者相较，因篇幅容量、读者对象、办刊宗旨等故；一般说来，对前者的“学术拷量”，要求应更为厚重稳健、更为全面严格、更为翔实周密。

何谓“学术拷量”？自然是多方面的，就当下的博士论文而言，首先要拷量的是，对论文的中心议题和原创点及其相关问题的“史”的把握和梳理，以及现状的了解，是否全面、准确和清晰？

其次是，充分可靠的史料与合理严密的论证是否融为一体？——既不是史料、引文的堆砌，也不是远离中心论点的空泛议论，也不是背离原材料故作惊人之语而生硬地将内涵题旨“拔高”？

仅就上述两点，绝非一年半载就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要积学多年、积劳敏思、伏案良久、寂寞经营才可望有成的。朱光潜先生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就是“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学校的图书馆里，一边阅读，一边写作”而成的（《作者自传》，《朱光潜文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写的毕业论文，题为《魏晋文论的发展》（本科论文）和《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研究生论文），就是在“国难频仍”，“伏案书斋”中写成的。其中收入《中古文学思想》一书的论文《小说与方术》，曾得朱自清先生赞誉：“非常精彩”。（杜秀《王瑶年表》，《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在对是否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作了“学术拷量”之后，是否对论文原创性的拷量就已结束？任何学术论文的真正价值，都有至少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理论和当下时代层面上的，一是实践和历史时间层面上的。因此，论文真正的原创性既要经得起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和时代的拷量，又要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拷量：“站得住”吗？这与诺贝尔奖通常只对二、三十年前的优秀原创成果（论文或其它创造）颁奖的原因相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蔡元培、鲁迅、郁达夫、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为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分别写的“总序”和各集的“导言”，都是长短不一的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其中基本观点也要经受理论、实践、时代和历史的拷问：是否“站得

住”？我们只要看几位大家在导言中对现代文学（以及各种文体、思潮、理论）发生、发展复杂现象的纵横自如的精辟分析、对作家作品的精确评价、对若干史料、史实的搜罗和辨识等，以及论文中的很多观点时常被后来者引用等，——它们已历经近百年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拷量”和“检验”，已被作为经典文献永载学术史册。此外，文学研究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有些论文发表时，曾因某种“原创”和“独到”的观点，在文坛引起过反响，甚至有轰动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势的发展变化，有些“独创”点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如钱玄田最激烈地“独创”“废汉文”、“废汉字”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有些“独创”点却既能回响于问世之际，又能闪亮于历史长河，历久弥新，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蔡元培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

上述论文长短不一，它们既是学术论文，又与当下论述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完全相同，前者高度凝练、精警，思想和观点如千锤百炼而成的钢，后者中心也必须精粹，但内容多，范围广，有详细的“史”的梳理和丰富的论据和周密的论证分析。两者应有的共通之处是，——凡优秀的论文，都必须经得起“原创性拷量”和“学术性拷量”，以及在时代和历史的拷问中“站得住”：“历时性拷量”。

读案头的这些青年博士论文，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初期那些以国人命运为重、思想“前驱”、立论敏锐又时有偏激的前辈学人，——虽然历史前进了，时代大变了，当今不少青年学人也许不及前辈们那样的学贯中西、乐于奉献、执着静心、敢于

追求，但他们在自己的论文中表现出来的踏实、刻苦、钻研、智慧、探索、敏锐和独创的治学精神，还是让人感怀而赞叹的。当然，在追求原创性的学术道路上，他们时有偏激、时有失误，时有粗疏，甚至时有谬误，好在他们还很年轻，未来在他们的脚下，更可观的学术成果是世人屈指可盼的。

是为序，以求教于青年博士们和文坛贤达。

唐金海于复旦草堂

2007年6月15日

## 绪 论

自然界总是力求创造男人，它只是在力不从心或是偶然的场合才造出女人。

### 一、战争无法让女性走开

或许是和人类时刻需要挣扎、怀疑、对抗及扩张的生命形态相连，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始终无法拒绝战争的纠缠，战争生活成为人类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人类已经习惯了战争这种强制性改变自身和整体人类命运的极端方式，甚至还可以说，有了渴望战争的战争情结。

到底什么是战争？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sup>①</sup>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到：

战争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

<sup>①</sup>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3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或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1990年版）

这些阐释都强调了战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却完全忽略了战争中个体的人的位置。无论意义如何，战争是具体的人发动的，战争后果也是由具体的人承受。战争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曾经不可避免地带来毁灭、破坏，同时不期然地带来重建、创新。在社会政治层面，也许战争不可避免，它被赋予承担意识形态的夺取、保卫和扩大权力的重要任务，还被视为消灭竞争者、梳理秩序、纯洁人种、激进革命和激发文明的必要因素，战争的颠覆性映照着人类反抗的激情和创造的希望；然而无论战争的概念多么抽象，构成战争的基本元素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管战争给政治社会带来了什么，却无力改变其“暴力”本质，它无非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sup>①</sup>，是人性丑陋、贪婪和凶残的生成品，给许多的无辜的个体生命带来痛苦呻吟和灭顶之灾。尽可能的避免和杜绝战争是人类共同的心愿。战争之于历史，是无力改变的过去完成时，也是无法杜绝的现在进行时；之于个人，是复杂人性相互交锋的特殊展示场，战争的阴影描绘着文明的无力和人性的残缺。

20世纪以前，战争只是男性表演勇敢、忠诚、义气等男性特质的特定舞台，男性是战争行动的主导者，是战争结果的分享者，女性不过是战争行动的被动承受者。尽管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研究证明，战争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男性的专利，在原始生存状态下，“和平时期，女子是最艰苦的劳动者，也是社区最得力的成员，战时，她们完全能够照顾自己，决非斗士的累赘，

<sup>①</sup>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倘若需要，她们会和男子一样勇猛作战。”<sup>①</sup>但伴随着社会文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许多民族的战争文化里，软弱、无能等会导致战争失败的品质还是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女性气质的副产品，女性被视为战争禁忌。为了胜利，战士甚至不能和女性或者代表女性的东西接触，人们“想象战士如果同产褥中的妇女发生过关系则身体虚羸、武器软弱。……甚至认为男人如果碰了一下织布的机子或妇女的衣服都会在渔猎和战争中失利。……而且连妇女烧煮的饭食也不能吃，甚至对自己的妻子也一句话都不能说。”<sup>②</sup>中国古代的军营里也绝对不允许女性的身影，惟一被记录上阵打仗的木兰不过是女扮男装。

如果说冷兵器时代，战争以体力为主，女性的体质劣势被认为 是滋生软弱的发源地（我们暂且承认这样的“女性品质”），成为她们被拒于战争之外的理由，那么进入热兵器年代，战争成为智慧和技术的结晶，无能又成了女性的致命伤（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长期以来这些“女性特质”的认定使得女性和战争的隔离成为当然。甚至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看法：“男人和军人的天然沟通，是因为他们自古都是在同一河流上的木船和风帆，而女人和军人的天然隔绝，是因为船在激流中飘荡的时候，花草只能在岸上枯荣衰败，如果你从岸上跳进了河流，那你就不是你自己。”<sup>③</sup>作为女性的一员，我们无法完全认同，我们需要更多的提问和反思：究竟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男性气质？什么是女性气质？男人是男性的成年人。什么是男性？能在

① [英] 埃利斯：《男与女》第8—9页，尚新建、杜丽燕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英] 詹·乔·弗雷泽：《金枝》第317页，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阎连科：《直说女军人》，《西北军事文学》2002年2月1日。

体内产生精细胞的人类两性之一。精细胞又是什么？雄性生殖细胞。雄性呢？有气魄的、强有力的。女人是女性的成年人。什么是女性？能在体内产生卵细胞的人类的两性之一。卵细胞是雌性生殖细胞。雌性呢？跟“雄性”相对。这就是代表着知识和文化权威的词典告诉我们的全部。当然，我们无意于纠葛在概念的深渊里痛苦徘徊，但在这一连串的定义序列里，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语言的暧昧不明，还有语言中存在的暴力，语言把雄性界定为气魄与强力，那么相对于这两个词语的只能是软弱与无力，它恰恰孕育于女性的卵细胞，女性就自然而然地和软弱无力划上了等号。如果说出于生理、心理的部分原因，女性会对战争自觉规避，但战争对女性的主动拒绝并不全部根植于此，笔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不同时代社会政治和战争的结缘、政治地位和男性的结缘及社会的男性属性，使得战争为“男人的嗜血、争强斗狠提供了一个施展的场所，无论谁胜谁负，男人的社会地位会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sup>①</sup> 因此，不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性别层面，战争都是男性化的，“不管在什么年代，战争都是那样的。杀人啦，强奸啦，这类男人的梦想都能够达到，而又不至于被送上电椅。”<sup>②</sup> 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男性权力、社会地位的重新分割，与政治、社会、权力无缘的女性必然被排除在战争之外。

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又何曾让女人走开过？一次次的战争夺去了多少女性的生命？毁灭了多少女性的家庭？又有多少女性因为战争被迫拿起武器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女性从来没有摆

<sup>①</sup> 刘成纪：《欲望的倾向——叙事中的女性及其文化》第16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sup>②</sup> 大庭美那子：《三只蟹》，《清贫赋（日本卷）》第367页，高慧勤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脱过战争阴影的笼罩。“战争迫使男子上了前线，使妇女不得不忍受难以言说的相思煎熬的痛苦，战争不可避免地夺去了许多男子的生命，使妇女不得不经受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战争的不断继续，战场所需物资的不断增加，使妇女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加上叛军的烧杀掳掠，使妇女身心遭受更大的摧残。”<sup>①</sup>对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女性，无论胜败，战争意味地更多是亲人出征带来的被动承受和消极等待；家园荒芜引起的流离失所、颠簸无望；遭遇逃难和被虏甚至被强暴的多重苦难；甚至承担红颜祸水引发战争的罪责；或者远赴千里只身和亲为国家换取和平，大多不曾在战争史上留名。参与到战争历史进程中的女性少之又少，且被遮蔽在男性的视角下，要么成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天使”，要么成为带来民族灾难和灭亡的“魔鬼”，谁曾经倾听她们心底的忧伤？近代以来，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对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和对女性的鄙视等传统理性观念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父母”、“男女”都是一样的人，男女只有性别之分，而没有见识长短的分别。在此基础之上，清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运用西方“天赋人权”的现代理性，指出三纲五常是造成男女不平等之大源，进一步批判传统理性中的女性观。革命话语的出现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20世纪以来，“社会革命”成为渴望现代化的中国的中心话语，“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历史运动和历史观念，‘革命’一直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极有感召力的强势话语，带有极为强烈的历史

<sup>①</sup> 杨小敏：《从战争诗看唐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